

2019 - 2020 年台湾政局演变趋势 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分析

□ 严安林

摘要: 2018 年底“九合一”选举及结果, 改变并翻转台湾的地方政治版图, 开启了未来台湾政局演变新趋势。2019 - 2020 年, “两党政治”依旧是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基本格局, “白色力量”难以成为与蓝、绿两大势力相抗衡的“第三势力”; 卓荣泰就任民进党党主席后, 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参选 2020 年的可能性大增; 国民党谷底翻身, 气势上升, 依然是牵制民进党的最大力量; 柯文哲阵营自 2019 年初积极备战 2020 年, 但是否参选尚在“天人交战”, 应是观察与等待蓝、绿候选人确定后再做决定; 岛内政党恶斗和民粹主义依然是台湾政治发展之“癌”。未来两年台湾政局新变化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既有机遇, 更有挑战。

关键词: 台湾政局 “2020 大选”; 两岸关系

DOI:10.16650/j.cnki.xdtwyj.2019.02.001

2019 - 2020 年台湾政局发展态势, 对于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中国完全统一进程将有重要影响。2018 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及其结果, 开启了未来两年台湾政局新的演变趋势, 岛内政党政治形态与蓝、绿和“白色”力量的对比格局如何演变, 不仅决定着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发展动向与演变形态, 而且直接影响着台湾当局两岸政策的方向, 影响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台湾政局变化及其对两岸关系产生的影响, 值得高度关注。

一、“九合一”选举结果对台湾政局的影响分析

(一) “九合一”选举对台湾政治版图的变动具有指标性意义

2018 年台湾地区九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

的进程及其结果, 是未来两年台湾政治力量对比格局的预演, 是各方现存力量的展示, 并将影响台湾政治格局的演变方向。因此, 蓝、绿阵营及柯文哲的所谓“白色”力量, 都有输不起的压力。首先, “九合一”选举是 2020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前哨战”, 由此, “没有 2018, 就没有 2020”的说法, 并不为过。其次, “九合一”选举是 2016 年蔡英文上台以来施政表现的“期中考”, 关系到民进党是持续行进在“蔡英文时代”, 还是“蔡英文时代”可能由此走向没落? 因此, 相当程度上是蔡英文的“政治前途保卫战”。再次, “九合一”选举是国民党在 2016 年再次失去政权后能否“东山再起”的测试, 也是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参选 2020 年的“资格考”。当

作者简介: 严安林,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上海市台湾研究会会长,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然,“九合一”选举结果也是一直有志于更上一层楼的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实力展示与发展前景的“试验场”。

(二) “九合一”选举结果冲击台湾政治基本格局

“九合一”选举结果是各方势力实力的重要展示与体现,也决定着各方势力未来的走向,选举结果改变台湾政治基本格局。一是重划台湾地方政治版图,改变了2014年选举结果(即国民党6席、民进党13席、无党籍3席)所呈现的地方政权“绿大蓝小”的基本格局。蓝、绿之间的实力消长趋势出现了重大变化,不再是长期以来所呈现的“蓝消绿长”,而是“国进民退”。“绿消蓝长”有可能成为台湾政局未来几年发展的主要趋势。国民党赢得“6都”市长中3席和16个县市长中12席,取得压倒性胜利;而民进党仅仅保住台南市与桃园市“2都”及4席县市长,台湾地方政治版图基本上由“绿地”变成“蓝天”,几乎就是4年前地方选举的翻转。可以预期,2020年台湾“二合一”选举,蓝色力量上升与绿色力量下降,将是必然的结果。二是蔡英文在民进党党内与台湾社会中的领导权威均受到严峻挑战。选举结果几乎是台湾媒体所称的“雪崩式崩盘”,^①惨败后的蔡英文与民进党不仅面临国民党的有力挑战,而且面临内部权力结构的重组压力。选举结果的惨败,完全在蔡英文及民进党党政人士的意料之外,由此,民进党党内围剿蔡英文的压力排山倒海,党内非新系责难蔡英文,如“正国会”游锡堃与林佳龙等就认为是蔡英文力保高雄市、不顾其它县市的做法,让台中市等其他执政县市惨败。谢长廷系统子弟兵,如管碧玲则批评陈菊治理高雄10多年将高雄市拱手让人,表面上批评陈菊,实质上是施压蔡英文。新系更是有人强力提出与蔡英文划清界限,该派系内部的强硬派则要求推出自己的人选竞选2020年。三是国民党与民进党为主导的两党政治格局的

未来走势,也面临一定程度的挑战。柯文哲与韩国瑜等“非典型”政治人物,在选举中的表现亮丽,不仅冲击着蓝、绿政党的支持度高低,产生大量中间的“非蓝非绿”、“不蓝不绿”的群体,而且冲击国民党与民进党的两党政治及其党内政治生态。

(三) 民心思变是影响选举结果与台湾政局演变的核心因素

“九合一”选举结果显示,自2016年5月蔡英文上台以来的两年半施政与改革,并没有得到台湾多数民意的肯定与支持,蔡英文当局已经失去了多数民心与民意。连一向支持蔡英文与民进党的《自由时报》也认为,蔡英文“期中考不及格”,主要有两大指标:一是民进党在长期执政的高雄市败选;二是民进党在中台湾执政版图的“溃堤”。这是蔡英文与民进党当局两年多施政所累积的民怨及不满的一次“总爆发”。影响选举结果的因素固然不少,既有民进党所提名候选人的个人因素,个别候选人“大意失荆州”,以为稳赢,但等“韩流”起来后应对失当;也有民进党执政包袱,党政协调不顺畅等因素,党部负责选务,但行政部门配合度不高;也有民进党中央党部选举策略问题,强力主打在地方选举中作用并不明显的“主权牌”“统独牌”;此外,民进党与柯文哲“白色力量”分家,影响青年人支持民进党热情,如“柯粉”对民进党的攻击力就很大,民进党在舆论与网络上成为弱势,年轻人转向支持韩国瑜和国民党。但无论如何,蔡英文与民进党惨败的“更大因素还是在于蔡英文的领导风格及施政能力”^②,“民意的海啸,对蔡英文投下不信任票”^③。因为蔡英文与民进党当局的“傲慢与滥权,已到了人民难以忍耐的地步”,蔡英文“对民意的冷漠和无感”,则使她“失去了作为领导人的正当性。这次选举,正是对她的不信任投票”“这次遭到的民意海啸,是被她自己的傲慢和偏执所击败”^④。台湾《联合报》社论指出,

“蔡英文似乎还想以‘民主守护者’自居，但她执政两年多来的所作所为，已把民进党推向‘民主’和‘人民’的对立面；她守护的是她自己的权力，而不是民主”^⑤。但《自由时报》社论认为“改革相关步骤及配套不周，竞选承诺实践不力，用人明显偏颇失当，与公众期盼颇有落差。这一状况，既导致被改革者怨声载道，不满者的愤怒情绪被强力动员；也让基本支持群众大失所望，投票意愿普遍低落，一如四年前的蓝营基本盘”。“‘中央’完全执政与若干地方长期执政，也出现权力的傲慢，疏离庶民，以致民心思变。”^⑥“这次形成反民进党氛围及力量，且集体透过选票表达愤懑。这种情况，‘凡改革必得罪既得利益’只能做部分解释。”^⑦总之，“这次选举，台湾的政治氛围转为讨厌蔡英文，她的低施政满意度已经对民进党的地方选情产生负面效应。”^⑧民进党的惨败，也与蔡英文当局没有意愿与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有关，“究其关键，因为两岸关系紧缩造成的民生冲击，从观光业到农渔业，经济牌全面发威，民怨大反扑，成为蔡英文的一大败因。”^⑨

二、2019 - 2020 年台湾政局演变形态的基本判断

(一) “两党政治”仍是台湾政治发展中基本的政党政治格局，“白色力量”等难以成为与蓝、绿两大势力平起平坐的“第三势力”

“九合一”选举结果显示，蓝、绿“二元化”的对立结构依然主导并决定着台湾政治发展的方向。尽管国、民两大政党在县市长以下层次与领域的影响力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得票率与席次率均有所下降，反映了台湾民众对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大政党不同程度的不满。但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蓝色力量”与以民进党为主的“绿色力量”及蓝、绿之间的“二元化”对立结构，依然是台湾政治格局中的基本形态，在未来两年应该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这是由台湾政党政治形成中的各种社会条

件与环境所制约与规范，也与国、民两党长期对于台湾社会民众的经营有关。

“白色力量”等“第三势力”的发展空间有限。尽管越来越多的中间选民不满蓝、绿的严重对立及其表现，期待如“白色力量”等“第三势力”能够崛起，给台湾社会与民众以新的希望与选择，但“白色力量”依然“叫好难叫座”，“时代力量”与亲民党则更难以成为台湾政坛真正的“第三势力”。当然，值得探讨的是，2014 年柯文哲当选台北市长、得票率超过 57%、总票数达到 85 万，所谓“白色力量”崛起，选民越来越倾向于不支持蓝、绿特定的政党，这是否说明蓝、绿阵营在选举中的基本盘已经崩解？包括 2018 年“九合一”选举中民调显示，政党支持度民进党只有 23%（2016 年蔡英文当选时是 30%）；国民党也只有 21%， “时代力量” 8%，亲民党 2%，各党的政党支持度加起来只有 4 成多，而“中间”“游离”“非蓝”“非绿”的支持度反而成为多数。这似乎预示着台湾的政党政治走向瓦解？应该说，“九合一”选举结果对此给予了否定。固然，蓝、绿不再能在民调与选举中获得中间与“非蓝非绿”选民的肯定与支持，蓝、绿的基本盘也不如以前那样坚固甚至出现萎缩的现象，有学者甚至因此认定蓝、绿的基本盘开始萎缩，但选举结果却显示，22 个县市首长席次中，除了柯文哲勉强守住台北市长外，其它 21 个县市长席次，不是国民党籍候选人当选，就是民进党籍人士占有。不仅如此，而且在 22 个县市的民意代表的席次，也是国民党籍与民进党籍占有多数。其深层原因在于，在台湾地区现有的“立委”选举制度——“单一选区两票制”规范下，台湾政党格局难以出现“多党政治”现象，国民党与民进党以外的“第三势力”并没有足够的拓展空间。

更何况，柯文哲的“白色力量”，其实并非真正意义的“第三势力”，本质上是“混

色”，既非“白色”，也非“无色”，而是“杂色”，围绕在柯文哲与目前台北市的主要人马，大都是在国民党与民进党内都难以取得实际政治利益，而是希望通过投靠柯文哲来谋取一定政治利益的群体。因此，“白色力量”主要是利益的结合而非理念的组合，并不是“理念共同体”。因此，柯文哲的“白色力量”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三势力”。柯文哲作为台湾政治中的“异数”，确实是国民党与民进党之外的非蓝非绿、中间选民的支持与情感投射的对象，但应该难以成为台湾政治中第三大政治势力的头领。

（二）民进党执政地位虽然因“九合一”选举惨败而受到重创，但仍是未来两年台湾政局的主导力量

“九合一”选举惨败，对蔡英文与民进党的打击是沉重的。因为选举惨败，台湾县市地方政权大多数由国民党把控，民进党执政基础被大大削弱，民进党地方实力开始走下坡路，主导台湾地方政治的能力也有所下降，甚至可能能力不从心。由此，民进党内部斗争加剧。林佳龙连任失利后“正国会”系统衰弱，新系一派独大，党内非新系与新系之间矛盾加剧。蔡英文与“独派”矛盾围绕权力分配与“2020年参选权”而趋向尖锐化，“逼宫（蔡英文）”是“独派”的必选题。蔡英文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与权威受到其从政以来从未面临的严峻挑战，不仅党主席不保，代表民进党参选所面临的障碍与挑战增大增多。蔡英文面临的危机甚至远超2008年民进党失去政权后蔡接任党主席时所面临的困难。当然，通过蔡英文所掌握的政权机器与资源，通过党内派系间的妥协与权力再分配，最终以卓荣泰掌握党机器、苏贞昌再任“行政院长”为标志，昭示着蔡英文依然是民进党各方“共主”。民进党依然是未来两年台湾地区执政党，通过掌握“中央”政权机器，依然是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中最大的政党。因此，民进党基本主控未

来两年台湾政局发展路线。

（三）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参选2020年的可能性大幅增加

回顾历史，自实施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民选”以来，历任领导人均成功连任，无论陈水扁还是马英九，都有8年任期，这也使得蔡英文有了寻求连任的压力。当然，蔡英文个人寻求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意志与企图也相当坚定。目前，蔡英文已经度过“九合一”败选后的“危机期”，在民进党内部的权力与地位也已基本恢复巩固，不仅其推出的“代理人”卓荣泰为各派系所共同认可，最终当选民进党主席，帮助其掌握民进党党机器；而且让苏贞昌再任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以稳定政局。尽管蔡英文确实已经到了“无人可用”的地步，但这一布局也得到民进党内部各方势力的基本认同，党内权力分配暂时获得平衡。此外，民进党内部各方派系达成基本共识，即蔡英文仍然是民进党2020年保住执政权的最大资本，如果蔡不能连任成功、保住政权，那么民进党推荐谁当候选人都不能保证成功。民进党大佬林浊水认为，蔡英文参加2020年竞选，不仅无法连任成功，而且会拖累民进党籍“立委”选举，但这一观点在民进党内部根本没有多大市场。民进党内多数派系人物的想法是，在民进党执政不利的大环境下如果蔡英文不能连任，换谁都一样。

（四）国民党在民进党大肆打压下稳住阵脚，谷底翻身，气势上升，依旧是牵制民进党的最大力量

自2016年再度失去执政权后，国民党一直面临民进党的疯狂打压，士气低落，人心涣散。2018年“九合一”胜选，无疑有助于国民党提振士气，不仅是牵制蔡英文与民进党执政的重要力量，而且对2020年东山再起也是信心满满。但也正是因为有望在2020年夺回政权，而诱发党内各种问题的产生。如胜选后的国民党同样存在纠缠着“改革”与“世代

交替”的议题之争。党主席吴敦义操盘有功，若干县市的选战确实是因为吴敦义的强力主导而当选。如在新竹县，国民党提名副县长杨文科，是因为时任县长邱镜淳、议长张镇荣、副议长陈见贤等都支持。而上述人员以前虽力挺林为洲打败民进党礼让并支持的郑永金及“民国党”提名的邱靖雅而当选“立委”，但因为邱镜淳等不支持林，改挺杨。与新竹县有渊源的竹科联华电子荣誉董事长宣明智等“金脉”公开支持杨，而在宣明智背后的是跨党、跨意识形态等科技厂商力量。加上杨是地方公务员，长期在县政府服务，不擅长造势，但做事情实在。基于此，吴敦义决意提名杨且最终当选。嘉义市与台东县等也是吴敦义一手主导提名并赢得席次。因此，通过当选，国民党既避免了进一步分裂，其支持基础又有所恢复与巩固，吴敦义不仅保住了党主席位置，也巩固了其在党内地位，但低迷的民调却是吴敦义获得国民党提名参选 2020 年“大选”的最大障碍。吴敦义独特的领导风格，不仅造成“无主席”之讥，“四个太阳说”也是吴敦义、马英九、朱立伦和王金平等彼此间心结与矛盾的写照。虽然“韩国瑜现象”不会形成对吴敦义的领导权威的挑战，但因为国民党有望再度执政而出现表态参选 2020 年者踊跃的现象，则使国民党面临初选纷争内部矛盾的加剧与候选人产生时程的拖延，不利于严阵以待迎接 2020 年。当选有望也可能让国民党延误改革契机，连国民党自身都意识到“九合一”当选并非国民党的整体表现是多么杰出，而是民进党“太烂”，从而整个国民党的改革和“世代交替”也可能因此却步。这样，如国民党新北市市长侯友宜都成为党内“非典型”政治人物。侯出身基层草根，没有辞令与身段，“有直觉的铁汉形象和亲民作风，这些都是国民党缺乏的元素。”^⑩特别是国民党将进一步趋向“本土化”，地方党部主委直选以及拿下多数县市执政权之后，地方势力坐大，国民党中

央号令地方困难，“暗杠”危机频繁，矛盾突出等，使得国民党的“内忧”大于“外患”。

（五）政党间的对立恶斗和民粹主义依然是台湾政治发展之“癌”

随着 2020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临近，围绕“立委”选举布局展开，蓝绿阵营及柯文哲之间的政党对立与恶斗势必加剧与严重，这是由台湾地区政治文化的劣质化、政党竞争恶质化所决定的，也是台湾地区民主制度巩固与发展中的主要障碍。所谓“政治文化的劣质化”与“政党竞争恶质化”是指只有斗争，没有合作，由此彰显了台湾民主深化还十分有限，因为“成熟的政党政治是既竞争又合作”。^⑪而“台湾的政治与社会氛围，似乎正在让民粹主义向‘纳粹主义’靠拢，让台湾的民主制度逐渐走向偏锋，极可能让当年的‘纳粹主义’，再度在台湾复活。”^⑫面对台湾政坛各种荒腔走板的乱象时，蔡英文说是“系统性失灵”。其实，“这系统性的集体失灵中，最严重的则莫过于民主失灵”，“民主失灵造成台湾极大的困境，包括两岸的困境、经济的困境、政治的困境，以及阶级对立、职别对立、世代对立内耗的困境。”^⑬当然，根子还是在于“自命‘民主进步’之政党，在野时一再无情地批判国民党，藉以取得执政后，却是赤裸裸一再以背离民主基石，分食政治利益。”^⑭

（六）柯文哲阵营积极备战 2020 年，但是否参选尚在“天人交战”

2019 年初起，柯文哲阵营已经开始积极备战 2020 年“大选”。因为台湾政局发展态势对柯有利，主要理由包括：一是除了参选可能性较小的韩国瑜之外，柯文哲民调支持度最高。无论是台北市政府委托做民调还是相关媒体自行做民调，除了参选可能性较小的韩国瑜之外，都是柯的支持度遥遥领先，部分民调则显示柯支持度甚至要高于蓝、绿两方候选人总和。这表明，选民果然是“讨厌民进党”，但

也没有因此“喜欢国民党”。选民厌倦蓝绿恶斗、希望“第三势力”出头的想像空间比较大。这是柯参选最大的优势所在。而柯文哲个人的政治企图心旺盛,更是其参选的最大资本。二是蓝、绿候选人都可能难以最强者出线,这对柯文哲而言是最佳机会。蔡英文极可能代表民进党参选,但其支持率并不高,未来也难以提升,根子在其施政与政策不得人心。选后蔡英文让苏贞昌主掌行政管理机构,基本策略是采取“保守疗法”,人事与政策都力求稳定,难以大开大合。而国民党候选人的产生,不仅时程长,而且内部矛盾大,很难整合出最强者,且民调最高的韩国瑜刚就任高雄市长,参选2020年的可能性较小。三是柯文哲多数幕僚认为柯争取大位的机会只有2020年,而非2024年。因为2024年太遥远,到时候变数太大。无论是国民党的韩国瑜还是民进党的郑文灿,到了2024年都可能是强有力竞争者,柯文哲的优势即使维系到那个时候,也未必一定占优。此外,宋楚瑜与亲民党在力推柯文哲参选。四是不少媒体在营造气氛,强力推动柯文哲参选。当然,制约柯文哲决心参选的因素是,台北市市长连任险胜让其惊魂难定、阴影难除。选举结果最符合蔡英文与民进党预期,既提名姚文智,对党内主战派与“柯黑”有一个交代,又没有让柯落选,没有让柯顺着“陈水扁模式”,即落选台北市市长而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来搅动2020年选局,也不让“柯粉”因此对蔡英文与民进党怨愤,保留了“绿白合”的空间。正如台湾学者所言“民进党虽然提了自己的候选人,选战过程中却未明显动员及以文宣展开积极辅选,被提名的姚文智因此打得相当辛苦。”^⑮民进党秘书长甚至在对外发言中,明确表示民进党在台北市的选战表现并不纳入辅选成败的检讨。柯的险胜,让其连任显得不仅不漂亮,甚至非常难看,事实上又警示柯,如果参选2020年需掂量掂量,没有政党支持,选个台北市市长都这么困难,何

况“大选”!尤其台北市“立委”补选中柯文哲推荐人马的失败,也让柯因没有政党组织与奥援而无可奈何。新年之后,柯文哲为布局参选动作频频,包括拉高支持度,提高网络、平面媒体与电子媒体甚至自媒体上的曝光度;同时,对于社会热点频繁表态,以此抢占新闻焦点;在全台性议题、两岸议题与国际议题上多发声,发对声,以此跳脱其所局限的台北市市长身份束缚,占据更高战略高度。2019年3月柯文哲访美,不仅在于谋求提高个人站位,“出口转内销”,而且也在于看风向,争取美国对其参选的支持。所有这些动向,都是意在取得“进可参”“退则守”的战略主动,其目的在于既保留参选可能,又没有关闭“白绿合”之门。

三、未来台湾政治格局新变化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未来两年,台湾政治格局新变化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而言,既有机遇,更有挑战。

(一) 台湾政局新变化中值得注意的倾向

一是政党政治面临挑战,非传统政治人物崛起。尽管蓝绿阵营依然主导着台湾政治资源的分配,但无党无色政治势力的发展却是台湾政坛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现象,特别是“柯文哲现象”与“韩国瑜现象”值得关注。台湾学者张登及认为,此中含有“全球民粹政治的台湾版”的意涵,从2014年柯文哲当选台北市市长到2018年韩国瑜赢得高雄市长选举,其实与菲律宾杜特尔特、美国特朗普等人的声势都有“类似之处”,即“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危机下,执政者处理社会重新分配问题的挫败,引起大量民众对主流政党的厌倦与不满,转而支持‘非典型’风格的政治人物”^⑯,而“近年来台湾出现所谓‘白色力量’‘无色觉醒’,虽不无外力斧凿迹象,但也证实台湾不分世代,民众对两大政党传统政治模式的厌倦。这一风潮看来将不会因为‘柯P’或‘韩总’的胜利而停止。由于北高两位‘非典

型’政治人物的并起,已经造成台湾朝野党内权力结构与精英征补制度的重整和洗牌。朝野党派正为 2020 年春天的‘总统’选举备战。柯、韩现象造成的政党内部权力重组,绝对是影响备战方向的首要因素。”^{①7}

二是中间势力增长明显,非蓝非绿更受台湾民众欢迎。在蓝、绿基本盘均有所萎缩、中间选民和年轻人越来越不满蓝、绿对立的情况下,特别是自柯文哲当选台北市市长、“白色力量”崛起,选民越来越倾向于不支持特定政党,“中间”“游离”“非蓝”“非绿”成为多数。新世代选民尤其没有特定支持的政党,30 岁以下青年人在台北市有 30 万,约占投票人数 14%,其中 14 万是“首投族”。因此,连任后柯文哲的动向则将是搅动蓝、绿与“第三势力”板块演变的一大变数。

三是两岸关系因素在选举中的正面作用不断显现。大陆的惠台政策举措,给国民党胜选营造了良好的两岸关系环境。当台湾民众对过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无感”时,对于现今“两岸关系不佳却是有感”,这造就了国民党候选人“民生牌”“经济牌”的发酵,民进党“主权牌”“统独牌”的失灵。

(二) 台湾政治格局新变化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积极影响

一是国民党在 2018 年“九合一”选举中大胜,可坚定吴敦义领导的国民党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立场,有助于未来国民党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动国共政党合作平台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是国民党势力的回升预示着“反独”力量得到强化。如果国民党在选举中欲振乏力,将使台湾岛内制约“台独”力量不能得到实质性加强。若此,不仅“激进台独”与“渐进台独”进一步合流,互为呼应,清算国民党力道更强,而且民进党与“台独”分子分裂国家的气焰可能更加嚣张、动作更大,步

伐加快,进而威胁到台海地区和平稳定。蓝、绿实力对比的“蓝升绿降”,有利于反对与遏制“台独”分裂活动,对迄今没有认同“九二共识”、且不断推动“去中国化”的民进党的施政可以形成一定的牵制。

三是蔡英文与民进党经历选举挫败,给民进党当局施政造成更大困难,其推动“台独”的能力下降。虽然民进党不会因选举挫败而在“台独”道路上改弦易张,但失去多数地方政权,致使其推动与实践“台独”的能力下降,空间缩小。无论是“白色力量”还是“无色力量”的上升、“两岸一家亲”的提法与主张等,对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与“台独”路线,都是一个有力牵制。

(三) 台湾政治格局新变化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可能挑战

一是蔡英文当局可能更加拥趸“台独”基本教义派,拒不调整两岸政策,甚至坚持既有的“台独”立场,从而两岸关系可能在“九合一”选举后至 2020 年“大选”期间再度出现更多和更大的风险与挑战。蔡英文当局本应吸取败选教训,积极调整两岸政策,但蔡英文在请辞民进党主席发言中强调“过去 3 年‘国家’走在正确方向上,‘国民’设下更严格的标准,民进党虚心接受”,“对的事情还是要继续做”^{①8},民进党需要“拼经济、守民主、顾‘主权’”^{①9}。这样的发言与定调预示,蔡英文当局将拒不调整其既有的“联美抗陆”的两岸政治路线。

二是蔡英文当局可能进一步挑衅两岸关系,推动两岸走向对立与对抗。蔡英文当局不从自身政策与行为不当寻找败选原因,不认为是民进党自身的两岸政策存在问题,反而认定民进党败选是因为“大陆干预台湾选举”,归咎于大陆因素,声称是“中共因素大肆介入台湾地方选举”,妄言是“中共紧缩两岸交流,产生了不利于民进党竞选的大环境”。“九合一”选后,民进党当局采取了进一步紧

缩两岸交流、管控两岸人员往来的错误做法。

三是岛内“激进台独”势力的冒险分裂活动可能更加猖獗。特别是“公投法”门槛下修，导致“公投”通过率大幅提高，与2019“九合一”选举绑定的10项“公投”就通过了7项。此外，“公投”绑选举事实上有拉抬选举投票率的实际作用。在上述状况下，未来“激进台独”通过操弄具有“台独”性质的“公投”进行分裂国家的冒险活动，更是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巨大挑衅与威胁。

四是不排除美国特朗普政府出手进一步支持民进党继续掌握台湾政权。蔡英文当局执政以来，一直竭力配合美方各项战略，因此“对美国而言，无论是阻挡中国进一步崛起，解决中美贸易逆差，还是在南海冲突中压制中国，‘台湾’都是一枚好棋。”^②特朗普政府有可能食髓知味，继续对蔡英文加以扶持，但是“‘台湾牌’真的这么有效，真的能成为有力支点，撬动大陆现有的地位吗？不能令人无疑”。特朗普“上台以来所打的‘台湾牌’，事实上都没有起到作用，反导致大陆抗议，影响中美关系，也让台湾遭到大陆的全面打压，损失惨重。”^③台湾当局迎合特朗普的印太战略，继续挟洋自重，只会损害海峡两岸的共同利益，最终为台湾人民所唾弃。

注 释：

①陈志平 《民进党大崩盘》，台湾《联合报》，2018年11月25日，A1版。

②苏永耀 《用错的手段，做对的事》，台湾《自由时报》，2018年11月25日，A2版。

③④《社论：民意的海啸，对蔡当局投下不信任

票》，台湾《联合报》，2018年11月25日，A2版。

⑤《社论：不经一番‘韩彻骨’，那得梅花扑鼻香》，台湾《联合报》，2018年11月24日，A2版。

⑥⑦《社论：人民严厉检验蔡当局的期中考》，台湾《自由时报》，2018年11月25日，A2版。

⑧庞建国 《“北漂”撬动南天》，台湾《观察》，2018年11月，总第63期，第20页。

⑨蔡惠萍、陈熙文 《两岸失策，经济牌激出反对票》，台湾《联合报》，2018年11月25日，A8版。

⑩《侯友宜的猪队友》，台湾《联合报》，2018年4月7日，A2版。

⑪高朗 《台湾的挑战遇上台湾的选举》，台湾《联合报》，2014年5月20日，A15版。

⑫洛杉矶 《当心民粹变成纳粹》，台湾《中国时报》，2014年9月29日，A14版。

⑬《社论：系统失灵、民主失灵、台湾失灵》，台湾《中国时报》，2017年8月24日，A15版。

⑭林世宗 《指派县长，篡夺宜兰政治人权》，台湾《联合报》，2017年11月6日，A13版。

⑮杨泰顺 《连任的柯市长可能加入民进党》，台湾《观察》，2018年12月，总第64期，第26页。

⑯⑰张登及 《选后朝野政党政治趋势与未来的台海局势和两岸关系》，《“台海新观察：新结构、新态势、新选择”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台湾研究所、上海市台湾研究会、《台海研究》编辑部主办），第11页，2018年12月14日。

⑱陈志平 《民进党大崩盘》，台湾《联合报》，2018年11月25日，A1版。

⑲林劲杰 《陈明通会韩，不谈“九二共识”》，台湾《中国时报》，2019年1月19日，A9版。

⑳㉑张麟徵 《台湾牌不过是治丝益棼》，台湾《海峡评论》，2018年10月号，第30页。

（责任编辑：柳何之）